漢書食貨志

邦計彙編

補宋書食貨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書食貨志

班固撰
顏師古注

本館據古逸叢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食貨志第四

漢書廿四

祕書監上護軍班斐縣開國子臣顏師古注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貨謂布帛可衣（師古曰衣音於既反）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黃者曰金白者曰銀赤者曰銅青者曰鉛黑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以卜占貝

以表飾故皆為寶貨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師古曰斲斫也揉屈也耜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所以施金也耨耘田也耜音似揉音人九反耒音來內反耨音乃豆反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師古曰自斲木為耜以至於此事見易上繫辭食足貨通然

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事見虞書堯典）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爲稷官也）古文言阻師古曰事見虞書舜典是爲政首焉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也）制土田

各因所生遠近貢獻入貢棐（應劭曰棐竹器也所以盛方物筐隋曰棐師古曰棐讀與筐同貢謂若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之類是也隋園而長也音他果反）揫遷有無萬國作人（師古曰揫與茂同茂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皆治也）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

人日財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養位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貧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師古曰為那域也師古曰井田之中為屋廬也開市肆以通之師古曰肆列也設

庠序以教之師古曰庠序禮官養老之處也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師古曰鬻賣也音弋六反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師古曰敖謂遊游也曠空也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著音直略反故必建步立

畮正其經界師古曰畮古畝字也六尺爲步一百爲畮一百爲夫一三爲屋一三爲井一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廿畮以爲廬舍師古曰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巳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

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一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壹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農民户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

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
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
之地晉灼曰淳盡也鄙鹵之田不生穀也各以肥磽多少
為差師古曰磽ㄑ确也謂瘠薄之田也音口交反有賦有稅
ㄟ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
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
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
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産也賦共車馬甲

兵士徒之役師古曰徒衆也共讀曰供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廿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不養也十歲以下上不長也十一以上不強也師古曰勉強勸之令習事也強音其兩反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五

五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菽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穀實也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急之甚恐為風雨所損也還廬樹桑師古曰還繞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師古曰茹菜也畦區也茹音人恕反畦音胡圭反蓏音來果反殖於鹽易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師古曰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即謂此也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師古

女脩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服虔曰雍即蚕也）七十可以食肉在墾曰廬在邑曰里（師古曰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

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師古曰視讀曰示春令民畢出在墅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師古曰此豳詩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新矣則其婦與子同以食來至南畝治田之處而饋之也饁音于輒反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師古

日亦七月之章也螽蟲蜂蠆也今謂之促織幸
日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子皆日歲
將改矣而去田中
入室處也蠆音拱所以順陰陽備寇賊
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
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胥
如今里吏也
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
促勤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塾音孰畢出
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曰言里胥鄰長
亦待入畢然後歸也
入者必持薪蒸輕重相分班白不

提挈師古曰挈白者謂殺雜色也不提挈者所以優老人冬巳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卅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卅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省費燎火者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温也燎音力召反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刺之詩也是月餘子亦在于序

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劣童皆當受業豈論嫡庶子八歲入小學ㄟ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ㄟ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ㄟ之畢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

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
曰造士（李奇曰造成也）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
（師古曰以射試之也）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
居者將散（師古曰謂各趣農畝也）行人振木鐸徇
于路以采詩（師古曰行人道之也主聊令之
官鐸木鈴也以木為舌謂之木
鐸徇巡也采詩謂採取歌謠之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
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教六詩以
六律為之音者比謂調次之也比音

頻二
又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
先王制土畫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故孔子曰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導治也
奉事必敬施令必信不為奢侈愛養其前務奪農時故民皆勸功樂
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淪淒之興
雨祁之我雨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

四之時也淪陰雲也漼漼雲起皚皚也祁祁徐也言陰陽和風而時萌庶慶悅喜其先而公田及

乃私也

已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其下並同也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師古曰績功也

主治萌者三年一考其功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之此功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用謂使為政也期月可以易俗三年乃待成功也三考

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戍曰進上農工諸事業石曰登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廿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繇此道也師古曰繇讀曰由由用也從也周室既衰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師古曰汙謂貪穢也繇役橫作師古

日鯀讀曰倦橫音胡孟反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

孟康曰謂之屢論屢踐已所律好者而取之談其貪於是上貪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至於時季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以為地方百里

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野處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轅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雜甚美傷民（韋昭曰以民謂士工商）甚惡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

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母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卅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卅五石又卅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

之相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師古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穀羅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

餘四百石 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已終歲長四百石官

羅三百石以為羅三舍一也 中孰自三餘三百石 張晏曰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羅二百石以為羅二而舍一也 下孰自倍餘百石 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羅其五十石六下孰羅一謂中分百石之一也

小飢則收百石 張晏曰平歲百畝之收六百五十石今小飢收百石收三分之一也以此准之大小中飢之率也 故大孰則上羅三石

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師古曰賈讀曰價）小飢則發中飢則發大飢則發（李奇曰言民飢斂藏出糴之）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以富強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

田開仟佰師古曰仟倍時間之遺也南北曰仟東西曰佰仟音莫白反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鄰傾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逐減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師古曰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累者數非止一也言其貲財積累萬萬也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

收秦半之賦師古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
三分取其二也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
適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
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後入閭取其
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
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也此閭左釋應
彙得之諸家之義煩蔡邕錯故無所取男子
力耕不足糧饟師古曰饟古餉字也女子紡績
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
猶未足以贍其欲也師古曰贍古贍字也贍給也其下並同

海內愁慇遂用潰畔師古曰下逖其上曰潰
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
業而大飢饉米石五千人相食死
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
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蘇林曰無物可蓋藏也
自天子不能具醇駟馬師古曰醇不雜也駟無雜色之馬謂四
色也而將相或乘牛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上於是

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
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覽取足也而山川園
池市肆租稅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
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
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漕轉
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
石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

殖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
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
曰倉廩實知禮節 師古曰筦字與管同
管子管仲之書也 民
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有度
則物力必足 師古曰民盡
也言其勿反 古之治天下至

孅至悉也 師古曰孅細也悉盡其事也孅與纖同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 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末粟者又甚衆也殘謂傷害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 孟康曰泛音方腫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覂此通用耳莫之振救 師古曰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

師古曰靡敝也音糜天下財產何得不靡應劭曰靡
偄竭也師古曰音靡也漢之為漢幾卅歲矣師古
曰幾近也音鉅依反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師古曰言
年載已多而無儲積也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
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人不雨今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
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
既聞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也安有為天下阯

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陂欲墜之意也陂音
陁閻又音丁念反卅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
之行氣不能常軌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音人掌反禹湯被之矣師古
曰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
胡以相卹師古曰胡何也辛然邊境有急數
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師古曰辛讀曰猝餽亦饋
字也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師古曰屈音其勿反也有

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撗也罷夫羸
老易于而獻其胥師古曰罷讀曰疲獻讞也音下狄也政治
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
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儗儗之僭也謂與天子相比儗也迺駭而圖
之豈將有及乎師古曰圖謀也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
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師古曰懷來也安也今敢
巨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師古曰敢亦驅
字也著音直略
及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巨
轉而緣南畝師古曰言皆趨農作也則畜積足而
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
為此廩廩乎也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
耕農厚蓄積則天下富安何乃
不為而常不足
廩廩若此也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

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師古曰食讀曰飤衣音於既反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孟康曰肉腐為瘠捐骨不埋者也或曰捐謂民飢相棄捐也國謂貧乏者為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乏之釋尤疎鄙焉也以畜積

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地荒著不則離鄉

輕家已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師古曰苟禦風霜不求靡麗也煖音乃短反）飢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旨美也）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腸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已

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師古曰走音奏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

飢寒之患師古曰周謂周徧而遊行也此令民輕背
其主而巳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
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
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數石
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
衆強弱之中也不為姦邪
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
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令農夫五口之

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事也給公事之役也
其能斬者不過百丶晦丶之收不過
百石舂斬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
治官府給繇役舂不得避風塵夏
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
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
自送往迎来弔死問疾養孤長

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之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價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

物行也賈音古也操其奇贏曰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也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師古曰粱好粟也即今之粱米也亡農夫之苦而有仟佰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佰音莫白反及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佰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

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
皓素也縞之精白者也
此商人所以無農之人之所以流亡
者也今法律賤商之人之已富貴矣尊農之夫之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曰迕、

違也好音呼到反惡音烏故反迂音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爵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音先列反此下亦同夫能入粟以受爵

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所謂以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目反

車騎

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師古曰為奇于偽反
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應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池也以沸湯為池不可輒近喻嚴固之甚也帶甲百萬而士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losing復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者方目反

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師古曰擅專也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萬二等爵也

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洪天下粟遷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

一歲以上可時收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丶俞勸農師古曰俞進也音踰又音愈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後十二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租冊而稅

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脩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民（師古曰賈讀曰價裁謂減省之也）及徙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師古曰復音房目反）解在宣紀始造苑馬以廣用（師古曰苑馬謂為苑以牧馬也）宮室列館車馬益增脩矣然貴勑有司以農為務（師古曰貴古屬字也）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

則巨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
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
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百
萬之也校謂計數之也大
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
謂久舊也充溢露
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
有馬仟佰之閒成羣師古曰謂田
中之仟佰也乘
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孟康曰皆
乘父馬有

牝馬閒其閒則蹏齧故斥不得與牡會同也師古曰言時富饒故馬乘牡狩不必以其蹏齧也蹏蹋也音大系反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貨殖傳倉氏庾氏是也人之自愛而重犯法師古曰重難也先行誼而黜媿辱焉師古曰以行誼為先以媿辱相恥也於是閉疏而巨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

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貪反以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因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

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
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
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勑
諸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
後時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也又言古者稅民不
過什一其求易共師古曰共讀曰供次下亦同使民
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

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
子趨愛故民說而從上師古曰說讀曰悅至秦
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
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
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
山林之饒師古曰顓與專同管主也荒淫越制踰侈
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

富小民要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卅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卅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田租口賦鹽鐵之利廿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廿倍多於古或新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如淳曰十稅其五也師古曰

言下户貧人自無田而新豐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故貧民常衣馬牛之衣而食大羹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臧妄加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十萬數漢興脩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師古曰卒讀曰猝猝近音其斬反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師古

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額外之

服虔曰不得專役奴婢也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師古曰耗音呼到反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為富民侯

葬昭曰沛蘄縣也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下

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
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晦三
甽師古曰甽壟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
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
耦爲耦師古曰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甽長
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
種於甽中師古曰播布也種謂穀子也苗生葉以

上稍耨隴草師古曰耨鉏之也因隤其土以附苗根師古曰隤下之也音頹故其詩曰或芟或艾音士芟音子儗音擬私除草也艾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也故儗之而盛也其耘耔下種田器

或芟泰稷儗之師古曰小雅甫田之時也儗之盛貌也芟

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
屋故畮五頃也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
為屋夫百畝於今為十
二頃古百步為畝漢時二百卌步
為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用耦犁
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
一斛以上師古曰縵田謂不為
畔者也縵音莫幹反善者倍
之師古曰善為畔者
又過縵田二斛以上過使教田大常
三輔舜林曰太常主諸陵
有巳故亦謂田種也大農買五

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新種養苗狀蘇林曰為法意狀也臣瓚曰若少牛亡以趧澤師古曰趧讀曰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過奏光以為丞教巨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若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人

者田日卅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也游也宮壖地謂外垣之內宮垣之外也諸緣河壖地廟垣壖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閑而無事因令於壖地為田也壖音而緣反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師古曰公田也音力成反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

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大常戶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戶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

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農穰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穰音人掌反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以善為箄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師古曰商度也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師古曰漕水運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大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

秦言故御史屬徐宮（李奇曰御史大夫屬也）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孚巨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舡費直二萬萬（服虔曰萬萬億也）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

氣已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
之事甚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
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
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
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
名曰常平倉 師古曰賈音古讀曰價 已便之上迺
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

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師古曰爲使而勸郡
國也使音史叉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
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
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
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
平倉可罷孟康曰北假地名也與民爭利

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鷹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奇牢半又減關卒五百人轉穀振贍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猶復鹽鐵官

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

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師古曰比頻也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

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師古曰建立也其議也孝文皇帝采賈誼之議開籍田勸農桑師以爲古者三代之制皆井田什一而稅民各有常分以故務勸農桑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師以

節儉巨細未有并兼之宮故
不為巨田及奴婢為限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也上為音
于偽反今累世承平豪富吏巨萬數
鉅萬而貧弱俞困蓋若子為政貴
因循而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然所以有改者
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師古
曰詳謂盡也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卅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卅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師古曰丁傅及董賢之家皆不便此也詔

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盛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

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

之而其心意未滿師古曰謂愛惜之意未厭飽也陋以漢家制度以為踈闊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泰踈闊而更改之令陋小也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師古曰鉤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仁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卅萬衆欲以時十道

並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如淳曰負背也）使者馳傳（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讀曰促也）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井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晉灼曰罷老病者復出口

算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與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卅寶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辠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

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謷然隋刑者衆師古曰謷亦衆口愁聲也音敖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他政詩亂師古曰詩非也音布內反邊兵廿餘萬人仰縣官衣食師古曰仰音牛向反用度不足數損賦斂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橫音胡孟反 民俞貧困常苦枯旱亡有
平歲穀賈翔貴 晉灼曰翔音常師古曰晉說非也翔言如鳥之
回翔謂又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矣 末年盜賊羣起發
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
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二石千餘萬
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
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爲酪 服虔
曰煮

末實或曰如今餉未之屬也如淳曰作古略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酪音可

食重為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流民入關者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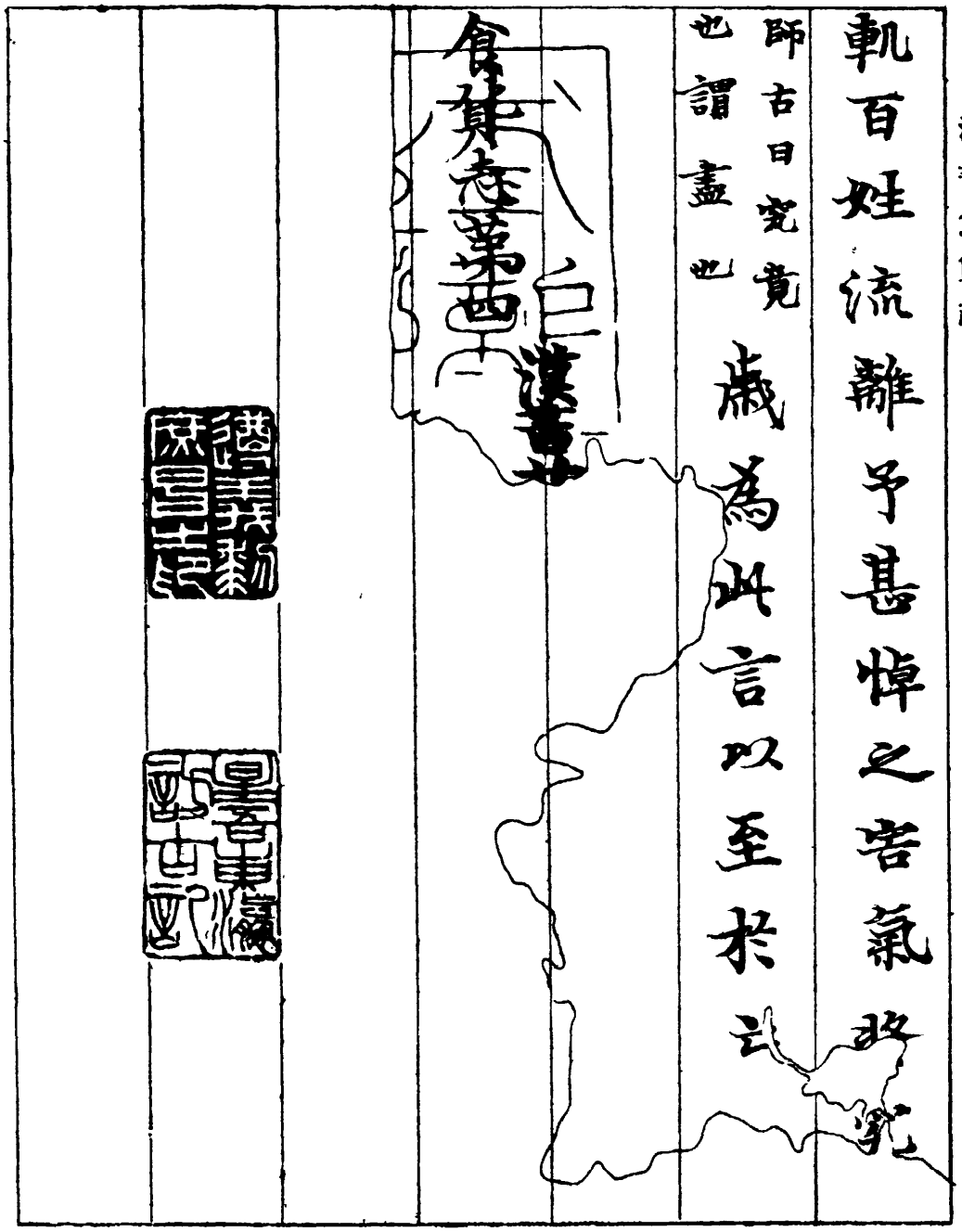
十萬人置養濟官以稟之吏盜其稟

師古曰稟給也盜其稟者盜所給之物也稟音彼錦反餓死者什七菜

菜為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

阨百六之會師古曰此磨法應有災歲之期也事在律曆志枯旱

霜蝗飢饉荐臻蠻夷猾夏寇賊姦

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
師古曰究竟
也謂盡也歲為此言以至於
食貨志第四上


寫書

阿彌陀經一卷

嘉保二年九月廿六日書寫畢釋忍衆
往生年三十三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

南無阿彌陀佛

勘云保延元年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庚戌未刻爲祖父善海
往生年七十三
康平六年癸卯生

女弟注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礼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毀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也）通頓首流血不解又帝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

右漢書零本九十三字乙未仲秋為寶素堂主人雙鈎蘭菴

經籍訪古志

漢書零本一卷李唐人真蹟卷子本
尾張真福寺藏

漢班固譔唐顏師古注現存食貨志一卷卷首題食貨志第四濛書廿四次行署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界長六寸九分幅七分每行十三四字注十六七字文字遒勁卷中民治字闕末筆史注文句校之宋元諸本極有異真李唐原卷也末有式部之印朱印背書阿彌陀經疏一卷有嘉保二年九月書寫釋慧海記又現存鄧通傳六行九十三字舊鈔卷子本不忍文庫藏按嘉保二年宋哲宗紹聖二年乙亥也

右古寫卷子本漢書食貨志上卷末附鄧通傳殘字六行日本醫官小嶋春沂所影摹者今據以入木結體用筆望而知爲唐人手書不第缺文皇高宗兩諱也卷中如棌木爲耒各本作煣宋子京云煣當爲棌按說文煣屈申木也棌字說文不收則作煣爲正但易繫辭已作棌煣別無作煣之本若漢書本作棌師古不應無注疑顏氏所據之本原作棌所不解者宋子京竟不見作棌之本耳又引詩興雨祈祈今本皆作興雲按顏之推家訓疑雲當爲雨引班固靈臺詩云習習祥風祈祈甘雨爲證據此則六朝經文無作興雨者若漢書本作興雨何勞遠引靈臺詩自陸氏釋文已有作雨之本當是因家訓校改師古作此書注在陸氏之後或遵其祖說又據釋文一作之本改班書亦情事

所有而後之鈔録者仍遵舊本作雲遂致此參差耶凡此二義均難裁定其他異同奪誤互有是非別爲校札記附其後光緒壬午四月宜都楊守敬記於日本東京使館

據何義門所校各本又以宋劉文聲本朝鮮活字本日本寬永活字本互相比勘凡此卷與諸本有一合者皆不出正俗通用字習知者亦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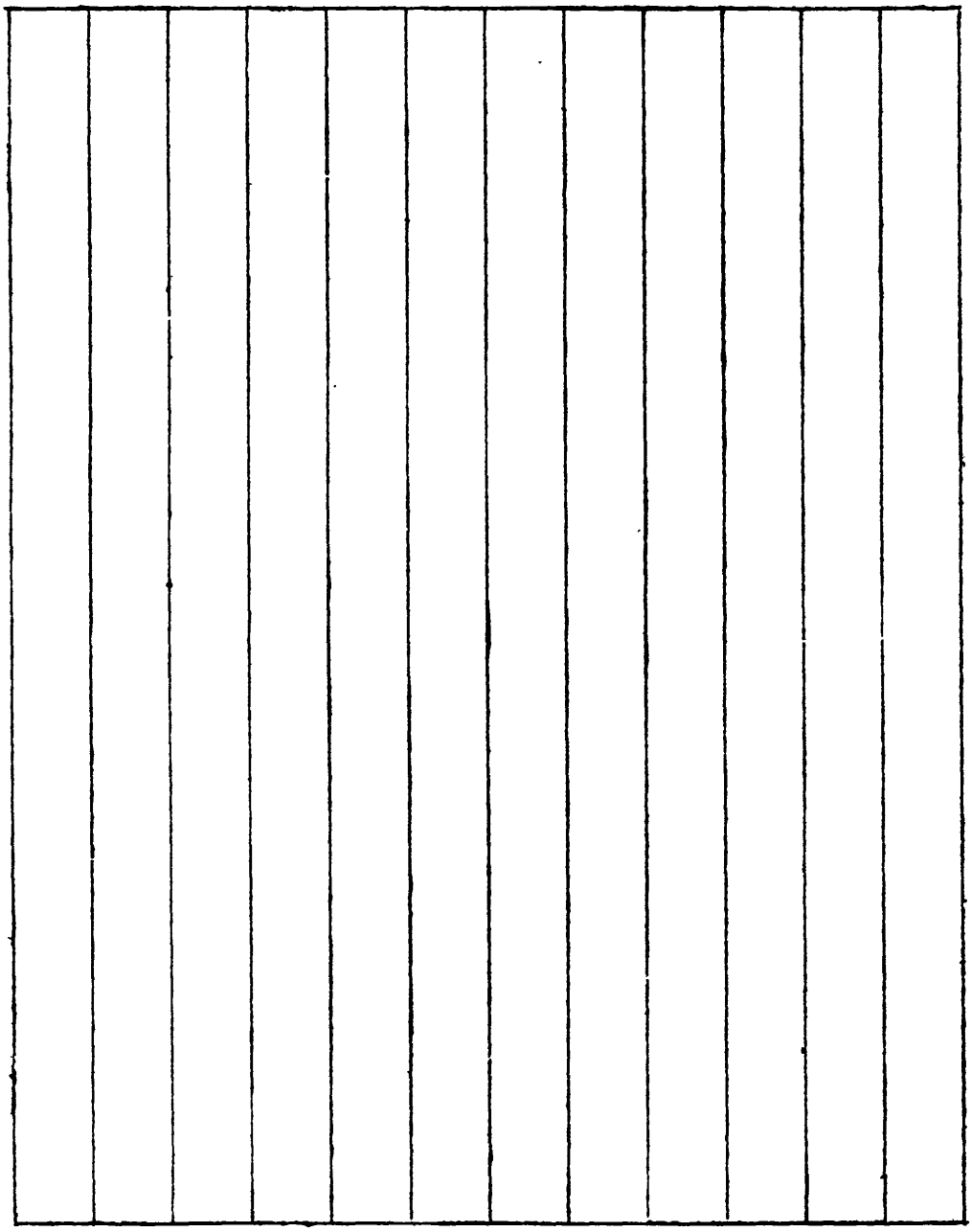
第四各本作第四上本首尾均無上字此本題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無上知非偶脫未詳其例祕書各本題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無上此必爲書手所改後不悉出採木各本作燦注說見上三輔軍各本典下有也字例以下文典舜典下無也字則無者是注虞書各本無此二字例以上文虞書舜典則有者是注充各本作流古今字注鴈豫別字注筐匪誤注貢篚各本作禹貢所注人誤入日生古人凡書曰字形與日同唯缺上左不連以示別事見唐石經此書凡書曰字皆作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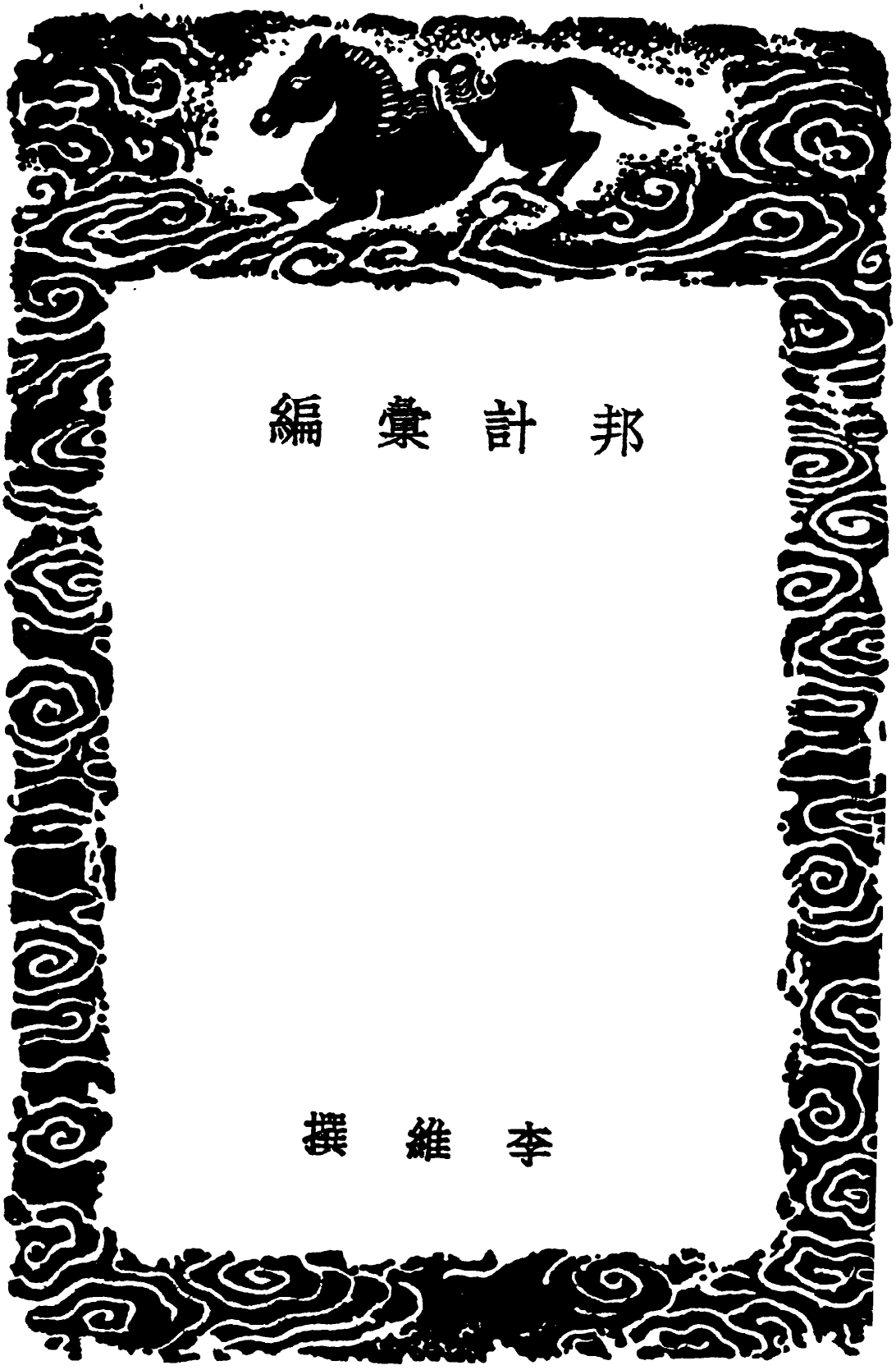
曰竟與日字無別則又爲書手所誤也養位互倒患不均患字上各本皆有而字下同疑後人據論

語增注言也各本無也字按日本古鈔本經典注文多增之也等字彼國人據以爲唐本之證此書注文句末亦多增虛字無關宏義後不悉出教民教爲教誤此字適當紙損處尚有教形或影摹者誤也相交各本作友歲更歲上脫三字注生穀生下脫五字注枝巧枝誤技五五種一行字各本並脫注曰蒜此下脫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蒜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蒜也二十四字注疆埸埸誤場爲鄉鄉誤卿注怠憜憜俗惰字于厓各本下有序字並叠注木鈴木爲大誤注調次各本脫調字未足當從此意導千各本作道節周用誤注其萌此爲避民字諱代字古人注書於舊文缺畫注文代字此下注文二萌字義皆本此其有仍作民字缺畫者又傳寫之者興雨各本雨作雲說見上勸謹各本勸作勤按勸謹義亦通勤謹習見恐因注文改卅五卅唐石經並如此書亦唐鈔之徵小飢各本同據說文應作饑古書饑多以飢字通借近人並改作饑於理是於事則非注糴之各本之作也注有適過誤注籍下脫發字注盡後復誤注左釋左下脫之字注藏各本作此借用穢漢興各本不提行乘牛下脫車字之人入誤賈說脫誼字筦子筦俗知禮各本知上有而字賊也各本上大字

注方腫各本腫作勇宋祁曰勇當作瀧錢大昕曰勇方勇即泛之轉聲此本作腫宋說果誤
注用耳各本耳作也
注音糜各本糜卅歲作糜卅歲四十年此因避諱作世誤爲卅耳
痛也各本無也字
卅之卅各本作世誤
相卹各本作恤
注下狡各本作五巧
注儗各本作擬
注圖謀宋本圖下有謂字汪本亦有字
藉田各本作籍汪本作藉
注圖謀本圖下有謂字汪本亦有字
注民飢各本作民有飢
注捐也各本也作者
注國或誤注焉也各本無也字此等虛字唯日本古鈔本有之
腸飢各本腸作腹
有民宋本下脫民字
亡擇各本下有也字
日成各本下有也字
百二晦二古人雙疊之字多如此書
注償二償誤作賠
暴賦各本賦作斂
暮下脫改字
注縞皓各本皓作皓
使民下脫民字
注嚴固之甚宋本同毛本甚誤基何校漏
注檀專檀入誤殫
除臯各本臯作罪
注粟汪本上行人字何校據增補誤按上文今募天下入粟縣官亦無人字
從錯各本下有之字
勸農各本勸作勤誤當據以訂正
注收馬牧誤
注教之各本脫之字
苑馬各本苑注同
注資資衍一字
師古曰脫古字
馬牛各本互倒
俞甚各本作愈按此書皆作俞此不應獨用今字當據以訂正
注鉏梁誤梁
注食氏倉誤
而從上各本脫而字
大糸糸誤
梁肉梁誤

之各本脫之字按故字起當據訂正稍壯壯誤五項也各本無也字此也字衍注下非結上注二須項誤注謂田謂課誤買工各本作置買注游也各本皆脫注閑閒應作閑各本皆注公田也下脫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爲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二字十九字注甲卒各本並同汪本凌本作田非何據以訂諸本誤宣帝各本提行不農穰豐誤農注人掌常誤注山吏各本作史元帝各本提行不關卒各本有中字成帝各本提行不哀帝各本提行不古聖各本古下有之字卩帥以帥誤注便此各本下有事字衍王莽各本提行不注足也促誤足下脫出字瘽咸瘽省咸下假字空是字辜刑辜字別譽譽各本三歲各本作年注踊矣各本作也未年末誤石千互倒注餌木求誤注謂盡各本脫謂字





邦計彙編

李維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邦計彙編

邦計彙編

宋 肥鄉李 維仲方撰

天地以生物爲大德聖人以富有爲大業治國務本體乎阜養之和聚人以財貴乎斂施之節食貨之利不亦博乎攸司之設其來久矣少昊氏以九扈爲九農正隨其宜以教人事此其始也帝舜命棄播是百穀以爲稷官命伯益奏庶艱食實山虞之官帝禹代父鯀爲司空平水土之官以有天下夏商之制方冊罕紀周文王之在岐用平水土之法爲治人之道建司馬之法以爲田

制武王成王紹興統緒周公行政厥職大備天官太宰之屬大府下大夫爲王治藏之府長若司農矣掌以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貨於受用之府秦漢以來不置大府然其職在司農少府至梁天監七年始置少府卿又有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又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用又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貢百物而待邦之用又有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主天下大計計官之長若尚書矣掌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

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又司書掌邦之六典入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又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又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放之又職幣掌式法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又地官大

司徒之職卿一人掌建邦土地之圖其民之教若戶部尚書也一云按戶部之職與地官之任雖亦頗同若徵其沿襲則戶部合出於度支度支在算計之官算計之任本出於天官之司會矣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又卿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及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之禁令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及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及黨正各掌其黨之政

令教治又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又地官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又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又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攷羣吏而詔廢置又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又司市掌士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又質人之成市掌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又廛人掌斂布紡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又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察其詐偽飾行價慝者又質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司褫掌憲治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譌亂者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布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又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又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以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又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又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

家之眾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又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又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又鄰長各掌其鄰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又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又鄰長掌相糾相受又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又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又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又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貢又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

爲之厲而爲之守禁又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又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又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又司稼掌巡那野之稼而辨種植以種劑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又舂人掌共米物稟人掌共內外朝宂食自天官太宰以下咸有大夫士府吏胥徒以屬焉諸侯之國則齊用管仲制國以寓軍政及謹正鹽笑鐵官之數越王句踐用范蠡計然之術以勝吳魏文侯相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平糴之

法秦孝公任商鞅廢井田制阡陌至始皇幷天下有理粟內史掌穀貨有兩丞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其養屬官有太官湯官導官若盧攻上室東織西織東園匠令丞胞人都水均官長丞又上林十八池監尚方御府官令皆主貨食工作之事漢高祖封張蒼爲北平侯遷爲計相能計故號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以列侯典授郡國傳書又云以其所主因以爲官是時蕭何爲相國而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是時蕭何爲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時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又有尚

書郎四人內一人主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景帝後元年更名理粟內史爲大農令丞亦二人或謂之中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大農令爲大司農秩中二千石屬官有大倉均輸平準都內藉田五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丞都internal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又有搜粟都尉武帝軍官不常置又都水鐵官兩長丞屬京北尹又左都水鐵官及長安四市長丞皆屬左馮翊右都水鐵官屬右扶風孝武帝大興征戍孔僅爲大農上監鐵丞及東郭咸陽奏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及咸陽乘傳

行天下鹽鐵作官附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立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僕大農各置官往往即郡縣北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益雜置之（謂雜置掌衆官員分事耳）後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其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揖濯鍾官技巧六廄辨銅九官令丞又有衡官水司

京都水農倉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輸四丞御羞兩丞都水三丞禁圃兩尉甘泉上林四丞元帝時鹽鐵官及比假田官常平倉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建始六年省技巧六廐官又置尚書五人其三曰民曹典膳治功作鹽池苑圃之事河平元年省東織更名西織爲鐵室哀帝初少府省樂府平帝又置司農部丞十三人八部一州勸農桑矣東漢承前制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通未畢各具別之邊

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部丞一人督藏屬官有大倉令一人主受郡國轉漕穀丞一人平準令一人掌知物賈練染作采色丞一人藝官令一人主奉御米及作乾糒丞一人廩犧令一人掌祭祀犧牲鷹鸇之屬丞一人雒陽市長一人丞一人榮陽敖倉官中與皆屬河南尹餘均輸等皆省初郡國監官鐵官並屬大司農中與皆屬郡縣少府卿一人中一千石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少者小也故稱少府王者以租賦爲公用

山澤陂池之稅以供王之私用丞一人比千石屬官有太官令掌御飲食守宮令一人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上林苑令一人及鴻德苑令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濯龍監直里監各一人並主雒陽園中藏府令一人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尚方令一人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及筭玉作器魏大司農因漢之制又置典農中郎將主屯田典農中郎典農校尉所主如中郎又置度支尚書掌軍國大計又有度支金部虞曹比部庫部農部水部倉部民曹等部皆主食貨之事

蜀吳多如舊制而蜀先主定益州置監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屬官有典曹都尉晉受命罷農部置比部金部倉部度支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等曹郎後又置運漕及渡江無左民屯田運曹虞曹又省起部水部曹大司農統大倉導官三令襄國都水長東西南北部護曹掾及渡江省并都水孝武復置焉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黃左右藏左穀甄官平準奚官等令左校坊鄴中黃左右藏油官等丞及渡江省并丹陽尹孝武復置焉宋有大司農一人丞二人掌九穀六畜之

供膳羞者屬官有太倉導官藉田等令丞又少府一人丞一人掌服御之物領左右尚方御府東治平準等令丞又度支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又有左民尚書自此以降民曹或爲左民或爲右戶又有比部水部郎中其虞部郎中省都官尚書領水部焉南齊大司農水官官並如晉制其少府又加領左右尚鍛署梁高祖天監七年以大司農爲司農卿班第十一（是爲春卿梁初猶依宋齊皆無卿名至是增焉）司農卿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統大倉導官藉田上林令又管樂遊北苑丞左右中部三倉

丞英庫若庫丞湖西諸屯至九年又置勸農謁者親殿中殿史又有司農主簿一人初置大府卿掌金部府帑統古藏令上庫丞掌大倉南北市令關津亦屬焉又以少府爲夏卿統材官將軍左右中尚方甄官平水南冑邸稅庫東西治中黃細作炭庫紙漆等署令丞屬焉又置左右尚書竝掌戶籍兼知土官之事其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屯田虞部竝有侍郎郎中陳竝因之其司農卿又有主簿其戶部尚書領屯田後魏初大司農第二品孝文太和二十年改爲第三品少卿第三品亦改爲正

第四品上丞第五品中改爲第七品下其主簿省之又改少府爲太府卿品第三後改少府復爲太府具尚書省則祠部尚書省之屬有虞曹掌地圖山川遠近園囿田獵肴膳雜味等事屯田掌籍田諸州屯田等事起部郎掌諸興造功匠等事都官尚書之屬有比部掌勾檢等事水部掌舟船津梁公私水事膳部掌侍官百司禮食肴饌等事度支尚書之屬統度支掌計令凡軍國損益及軍役糧廩事倉部掌諸倉帳出入事左民掌天下計椽戶籍等事右戶部天下公私田宅租調等事金部

掌權衡量度內外諸庫藏文帳等事庫部掌戎仗器用所須事北齊因之司農寺省卿少卿各一人掌倉市新米園池果實復置主簿其左右三尚方司染諸治及細作甄官等署並隸太府後周司農上士一人掌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屬大司徒太府有中大夫掌貢賦貨賄以供國用屬大冢宰又有計部大夫其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咸準六官各以其差次屬焉隋初司農卿與北齊同太府寺卿一人統左藏左內右內三尚方司染右藏掌治甄官等署各署令丞煬帝分

太府等置少府監管三尚方及司染掌治等署而太府寺管左右藏及兩市平準等署焉少府置監一人少監一人丞二人統左尚內司織司染鎧甲弓弩掌治等署其後又改監爲令少監爲少令併司織司染爲織染令鎧甲弓弩二署司農卿但統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罷典農上林二署以平準京隸太府寺掌園囿薪芻炭市易度量加司農少卿二人又尚書省兵部尚書之屬有庫部都官尚書之屬有工部度支尚書之屬有度支戶部金部倉部工部尚書之屬有工部屯田虞部水部

等侍郎並分掌兵仗句檢出納國計戶口金鐵廩庾工役官田山澤舟船之事焉唐制司農卿之職掌邦國倉儲委積之事總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與諸監之官屬謹其出納而修其職務少卿爲之貳少卿二人丞六人屬官有上林署令二人太倉署令三人導官署令二人太原永豐倉監一人龍門等諸倉每監一人司竹監一人湯泉湯監一人京都苑總監監各一人京都苑四面監各一人諸屯監一人也凡城宮總監監一人太府寺卿之職掌邦國賦貨之事總京都四市平準左右

藏掌平八署之官屬舉其綱目修其職務少卿二人丞四人兩京儲市署令各一人平準署令二人左藏署令三人右藏署令二人常平署令一人少府監之職掌供百工伎巧之事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治五署之官屬庀其工徒謹其繕作少監爲之貳少監二人丞四人中尚署令一人左尚署令一人右尚署令一人織染署令一人掌治署諸治監每治監一人北都軍器監一人甲坊署令一人弩坊署令一人諸鑄錢監各一人互市監每市監一人咸有丞副主簿錄事府史之徒以屬焉

戶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戶口井田之政令其屬曰戶部度支金部倉部戶部郎中員外郎各二人掌領天下州縣戶口之事分十道以總之度支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支度國用租賦多少之數金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庫藏出納之節金寶財貨之用倉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國之倉庾受納賦稅出給祿廩之事刑部尚書侍郎之屬曰比部郎中員外各一人掌勾諸司百僚俸料調斂逋欠因知內外之經費工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屬曰工部屯田虞

部水部工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屯田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屯田之政令虞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水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咸有令史主事等員以屬焉其後財貨之任多專置使以主之不獨歸於臺閣睿宗景雲二年以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鹽鐵之有使自此始也其後朔方節度常帶鹽鐵使其後先天元年始以陝州刺史李傑充陝州水陸運使漕運之有使自此始也是年又以豳州刺史强循充鹽池使即鹽州池也

開元二年又以河南尹李傑充水運使大興漕事明年畢搆爲河南尹不帶水陸運使又十一年以殿中侍御史宇文融勾當租庸地稅使十二年融遷御史中丞充諸色安年戶口使十八年拜戶部侍郎裴耀卿爲江淮轉運使仍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景爲之副轉運鹽鐵之有副使自此始也二十一年以侍中裴耀卿充江南淮南轉運使明年九月蕭景除太府少卿知度支事充江淮處置轉運使二十三年以太府少卿李元祐知度支使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

鑄錢使是年又令諸屯隸司農寺明年以侍御史楊奢矜充太府出納使天寶二年陝郡太守韋堅加兼知勾當租庸使又加兼勾當緣河及江淮轉處置使三載以御史中丞楊奢矜充鑄錢使又以李齊物除江南尹復帶水陸運使四載以戶部郎中王鉷加勾當戶口色役使又以殿中侍御史楊釗充司農出納錢物使又充水陸轉運使五載詔以司農錢穀是司其官人等前不在差使限又以侍御史楊釗充木炭使六載以戶部侍郎楊奢矜又充兩京倉庫出納使諸道鑄錢使仍加諸

郡祖庸使七載又以給事中楊釗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八載廢帳坊爲戶部員外廳次北爲戶部郎中廳皆至宏嚴又於省街東取都水監地以諸州藉帳錢造放堂制度又過於省中移都水監於省西北割在武衛閣地置之（乾元以後毀拆並盡今爲戶部園）十載度支使楊國忠奏請自勾當陝郡水陸運加國忠陝郡水陸運使太守崔無詖遂不帶使名十二載又詔陝運使宜令崔無詖充使楊國忠充都使句當肅宗正德元年以監察御史第五琦充江淮租庸使乾元元年以度支郎中第五琦又充河

南五道度支使兼諸道鹽鐵使是年又充兩京司農大
府出納使及充諸色轉運使是年升司農寺中署爲上
署二年十二月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禔
充句當度支使并轉運使上元元年戶部侍郎句當度
支使劉晏又充句當鑄錢鹽鐵等使又以殿中監李輔
國加京鑄錢使元年建子月以戶部侍郎句當度支使
元載充江淮轉運及鹽鐵使寶應元年以侍御史穆寧
爲河南道轉運使租庸鹽鐵使又以通州刺史劉晏爲
戶部侍郎京兆尹句當度支并轉運使兼充句當鑄錢

使度支鹽鐵兼漕運自晏始也廣德元年代宗召陝御史中丞裴諝爲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二年第五琦充諸道鹽鐵鑄錢轉運使專判度支又以簡較戶部尚書劉晏爲河南及江淮以東轉運使其年六月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峴充江南西道勾當鑄錢使永泰元年正月劉晏充東都淮南浙江東西湖南山南東道轉運鹽鐵鑄錢等使第五琦充京畿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鑄錢轉運鹽鐵等使是年閏十月京兆尹黎幹充木炭使自後京兆尹常帶此使二年以劉晏爲東道轉運常平鑄錢

鹽鐵使第五琦爲關內河南劍南三川轉運常平鑄錢
鹽鐵等使大歷四年以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劉晏充
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轉運鹽鐵鑄錢使五年停諸
鐵錢監監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副監以上佐判
之是年停木炭使又諸停關內河東三川轉運常平鹽
鐵使自此劉晏與戶部侍郎韓滉分領關內河東山南
劍南租庸青苗使至十四年天下財賦皆以晏掌之德
宗建中元年言事者稱轉運之職可罷乃罷劉晏爲右
僕射天下錢穀皆歸金倉兩部委中書門下簡兩司郎

官準格式條理於時天下錢穀歸尚書省本司職事久廢無復綱紀徒收其名而莫總其任國用出入無所統之是年二月以戶部侍郎韓滉判度支金部郎中杜祐權勾當江淮水陸運使行劉晏韓滉舊制十一月又以杜祐兼御史中丞江淮水陸運使十二月停江淮水陸運使轉運事委度支處置三年八月分置汴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建中三年正月戶部郎判度支杜祐奏天寶以前戶部事繁所以郎中員外各二人判署自兵興以後戶部事簡度支事繁度支郎中員外各一人請迴綴戶部郎中員外各一人分判度支案待天下兵革息卻歸本曹十二月又分置汴東汴西水陸運鹽鐵

租庸使汴東以包佶爲之汴西以崔縱爲之貞元元年以浙西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韓滉爲江淮轉運使又加諸道轉運鹽鐵使藩鎮領諸道鹽鐵始於此也二年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並停五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竇參充鹽鐵度支使諸道轉運等使八年以戶部尚書班宏加轉判度支諸道鹽鐵使又詔東南兩稅財賦自河南江淮領南東道至渭橋以戶部侍郎張滂主之河東劍南山南西道以戶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之（于時宏滂互有所短命宰相趙景陛贊以

其事上聞由是遷大歷故其年七月司農少卿裴延齡事如劉晏韓滉所分焉

加權判度支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郡國有茶山及商賈以茶爲利者委院司分置諸場茶之有稅自滂始也自後裴延齡專判度支度支與鹽鐵益殊塗而治矣十年潤州刺史王緯代張滂爲鹽鐵使治于京口俄兼諸道轉運鹽鐵使十一年戶部侍郎裴延齡充京西木炭採運使十二年戶部尚書裴延齡判度支又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蘇弁除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副知度支事立位於正郎之首副知之號自弁始也（度支自貞元以前它官未

判者甚眾自後多以尚書侍郎主之別官兼者希矣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案而已官衙不言專判度支開元以後時事多故遂有它官來判者或尚書侍郎專判乃曰度支事或曰勾當度支或曰知度支使或曰判度支使雖名目不同其事一也是月停木炭使十二年以陝虢觀察使于頔兼陝州水陸運使十六年置榷鹽使先是兩池鹽務隸度支及職使諸道巡院史弁以金部郎中主安邑解州兩池弁主池務恥同諸院遂奏署使榷鹽使一員推官一員巡官十員安邑院官一員解院縣官一員胥吏防池官健及池戶若干人其後杜祐兼領鹽鐵度支以度支既稱使所管不合更有使名遂與東渭橋使同奏罷之十九年太倉奏請依六典置太倉令二員丞六員監事十員支計官

驅使官三人典六人府使六人又烏池在鹽州置榷稅使一員推官兩員巡官兩員胥吏一百三十人防池官健及池戶四百四十人順宗卽位有司重奏鹽法以杜祐判鹽鐵轉運使治於楊州永貞元年以司空平章事杜祐再兼諸道轉運使又兼諸道鹽鐵使憲宗元和元年以兵部侍郎李巽充諸道轉運鹽鐵使二年以李巽代杜祐判鹽鐵轉運使先是李錡判使天下酤漕運由巽既爲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隸浙西觀察使者悉歸之因循權置者盡罷之增置河陰敖倉置桂陽鑄平陽監銅山爲錢又奏江淮河南陝內兗鄆嶺南鹽法院去

年收鹽價緡錢七百二十七萬比舊法至所謂千七百八十餘萬非實數也今請以其故除爲煮鹽之外付度支收其數鹽鐵使煮鹽利繁度繁自此始也三年七月判度支裴均以兩池職轉繁劇後以留後爲榷鹽使八月司農少卿崔鄲奏停倉巫一員監事二員十月度支使鄭元泰當司判案郎中官先有六員今請留四員爲定四年加度支判案郎中一員又詔其鹽鐵使楊子留後宜兼充淮南浙西浙東宣歙福建等道兩稅使其江陵留使宜兼充荆南山南東道鄂岳江西河南嶺東等道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兼充劍南東西川及山南西道兩稅使

其陝內五監舊屬鹽鐵使宜割屬度支使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糶糴陝內鹽鐵屬度支使自此始也五年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定戶籍召命諫議大夫王彥威充十州戡定兩稅使又詔停河南水陸運使十四年鄆青充三鹽州各置院院又改河北稅鹽使爲榷鹽使穆宗長慶三年十二月度支奏判案郎中比有六人近減置四員請更置郎官一員判案以主客員外郎白行簡充從之四年詔東都江陵鹽鐵轉運置後並改爲知院官（從鹽鐵使王涯請也）敬宗初王播復以鹽鐵使爲揚

州節度使又寶歷元年正月王播爲淮南節度又充諸道轉運使文宗卽位王播入覲以宰相判鹽鐵轉運其後王涯復判二使太和二年詔潼關以來度支分巡院宜併入鹽鐵江淮河陰留後院及王涯以事誅而令狐楚以尚書右僕射主茶法充諸道轉運鹽鐵使以是年茶法復貞元之制開成二年勅鹽鐵戶部度支三使下鹽院皆郎官御史爲之使雖吏改院官不得移替三年諸道轉運鹽鐵使戶部尚書楊嗣復以本官平章事主茶法多謹錢穀鹽院之諫事至宣宗大中壬申凡一十五年多任以元臣以集其務崔珙自刑部尚書拜杜悰以淮南節度直之旣而

皆践公台薛元賞李執方盧洪馬植敬晦五人於九年之中相踵台之植自是而居相位五年九月勅榷茶法起來年郤付鹽鐵使收管武宗會昌元年二月以南省六曹戶部度支兩司尚書侍郎多奏請諸行郎官判錢穀文案遂令本司郎吏束手閉居至于廳事皆它官所處自今以後其度支戶部錢穀文案本行郎官分判不在更請諸行郎官限仍委尚書侍郎同諸行例使自於行內選擇差判其戶部一行郎官仍委中書門下皆選擇與公務相當除授如本行員數欠少亦任於諸行稍閑司中選才職資序相當者奏請轉授五年

九月勑置備邊庫收納度支戶部鹽鐵三司財物宣宗大中三年十月詔改備邊庫爲延資庫內之度支郎中判四年因收復河隴詔澠池鹽令度支收管仍以靈州分巡院官專勾當置權稅使一員推官兩員巡官兩員胥吏三十九人防池官健及池戶二百六十五人是年黨項羌叛擾饋運不通供軍使請權市河東白而池鹽共食其白而池屬河東節度使不繁度支胡雒池在豐州界隸河東供軍使每年採鹽約一萬四十餘石供振武天德兩軍及營田水運官健又詔以宰相判延資庫於是白敏中崔鉉相繼判其錢三司率送五年二月以刑部侍郎裴休爲鹽鐵轉運使俄又立稅茶之法僖宗乾符四年六月以宣歙觀察使高駢爲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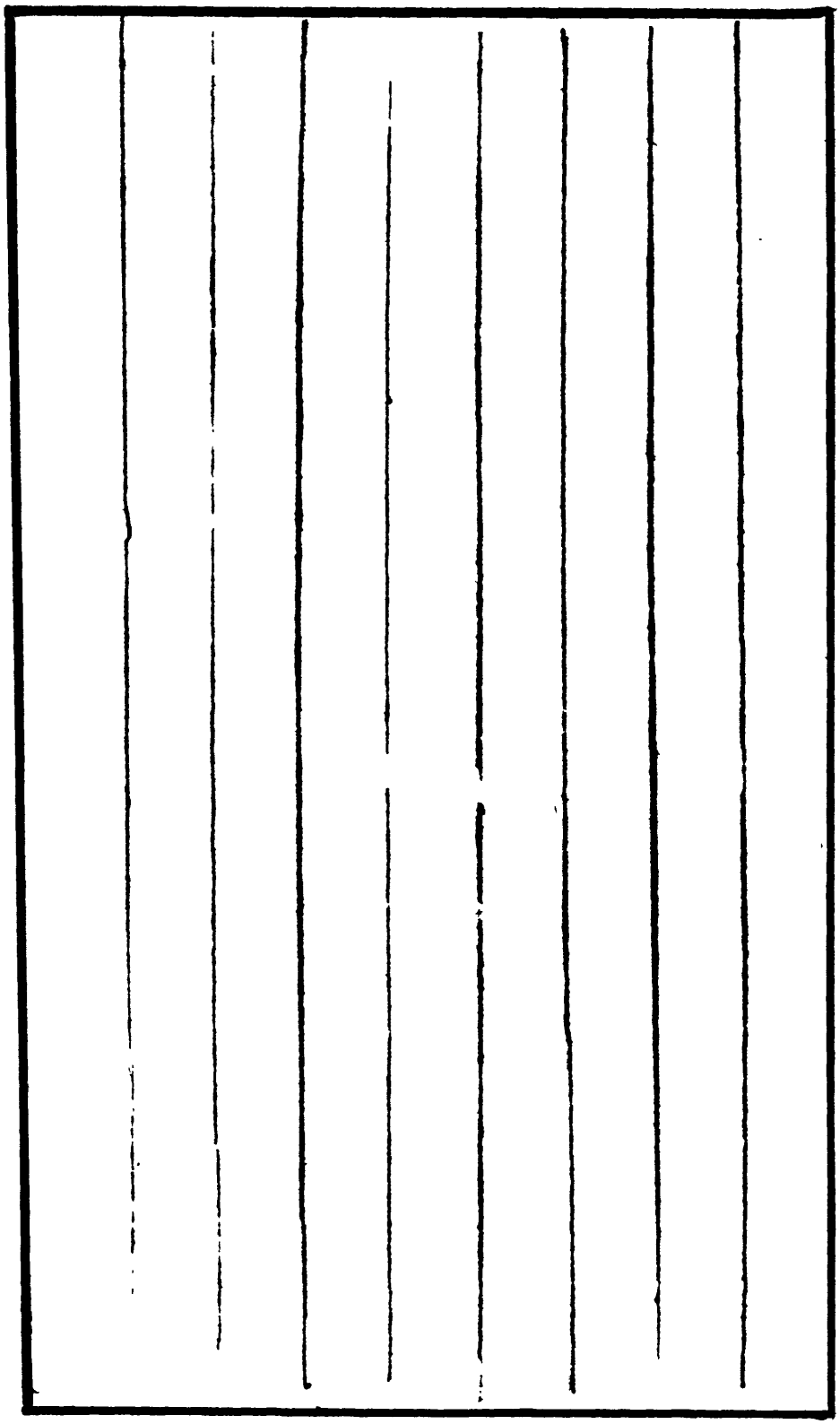
州刺史諸道轉運鹽鐵使六年移節淮南領使如故中和元年車駕出狩興元府以兵部侍郎蕭遘中書侍郎平章事韋昭度掌判鹽鐵（又命侍中王鍔爲行營都統發出諸道之兵收復京城調發不時乃以昭度兼供運使）光啓二年以刑部尚書孔緯充諸道轉運鹽鐵使是時所在藩鎮自擅兵賦皆不上供歲時但貢奉而已繇是江淮轉運路絕國命所能判者唯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洎中官田令孜自蜀中扈從召募新軍號左右神策共曰十四部竝南衙官屬僅萬餘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舊日兩池榷鹽稅課鹽鐵使時置

鹽官以總其事自亂離之後河東節度使王重榮兼領榷務至是令孜以軍食闕供乃舉廣明前故事請以兩池榷務歸之鹽鐵詔下重榮上章論訴竟不能奪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置建昌院以博王友文判院事太祖在藩時四鎮所管兵車賦稅諸色課利按舊部籍而主之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奉請以判建昌院事爲建昌宮使仍以東京太祖在龍舊宅爲宮二年以侍中韓建判建昌宮事又以尚書兵部李皎爲建昌宮副使三年九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薛貽矩兼延資庫使判建昌宮

事乾化二年六月廢建昌宮以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爲國計使凡天下金穀兵戎舊隸建昌宮者悉主之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一月以左監門衛將軍判內省侍李紹宏兼內勾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議者非之二年詔鹽鐵度支戶部三司凡關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四年以吏部尚書李琦爲國計自後廢其名額不置明宗天成元年詔廢租庸院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專判長興元年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班右宣徽之

下三司置使自延明始也初延明自許州入再掌國計白於樞密使請置三司使召宣中書議其事宰臣以舊制覆奏授延明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從舊制也明宗不從終以三司使為名此竝唐室已後諸使掌錢穀之任者焉夫主計之重治本攸繫歷代而下莫不決擇賢彥資其經略故有深明國體周知地利究消息盈虛之數而取之有時辨耗登眾散之宜而用之有節一心平其輕重牙籌析其毫杪無爽備預用成幹濟以茲荷寵無忝厥職其有捄克

以斂怨貪墨而徇私締結黨與矯誣縣官困而速尤誠取眾棄若乃敦惠養之道下蠲除之令仰賴王者之澤則非臣下所專也



補宋書食貨志

郝懿行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粵雅
堂叢書及史學叢書皆收有此
書史學本校勘精審又多伍紹
棠一跋故據以影印

補宋書食貨志

先是山湖川澤皆爲豪彊所專小民薪採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武帝本紀中

改晉元熙二年爲永初元年賜民爵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武帝本紀下

夏六月戊寅詔曰百官事殷俸薄祿不代耕雖國儲未豐要令公私用濟諸供納昔減半者可悉復舊六軍見祿粗可不在此例其餘官寮或自本俸素少者亦疇量增之武帝本紀下

運舟材及運船不復下諸郡輸出悉委都水別量臺府所須皆別遣主帥與民和市即時裨直不復責租民求辦又停廢虜車牛不得以官威假借又以市稅繁苛優量減降武帝本紀下

二年春正月丙寅斷金銀塗已卯禁喪事用銅釘（武帝本紀下）

三年春二月己未時秦雍流戶悉南入梁州庚申送綵絹萬匹荊雍州運米委州刺史隨宜賦給（武帝本紀下）

元嘉七年冬十月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文帝本紀）

八年夏六月庚子詔曰自頃農桑惰業遊食者衆荒萊不闢督課無聞一時水旱便有罄匱不深存務本豐給靡因郡守賦政方畿縣宰親民之主宜思奬訓導以良規咸使肆力地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若有力田殊衆歲竟條名列上（文帝本紀）

十二年夏六月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水京邑乘船已酉以徐豫南兗三州會稽宣城二郡米數百萬斛賜五郡遭水民是月斷酒八月乙亥原遭水郡諸逋負（文帝本紀）

十七年冬十一月丁亥詔曰前所給揚南徐二州百姓田爆種子宛雨豫青徐諸州比年所覓租穀應督入者悉除半今半有不收處都原之凡諸逋債優量申減又州郡佔稅所在市調多有煩刻山澤之利猶或禁斷役召之品遂及稚弱諸如此比傷治害民自今咸依法令務盡優允如有不便即依事別言不得苟趣一時以乖隱卹之旨主者明加宣下稱朕意焉文帝本紀

二十年冬十二月壬午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一夫輟稼饑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自頃在所貧罄家無宿積賦役暫偏則人懷愁墊歲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誠由政德弗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導之方萌庶忘勤分之義永言弘濟明發載懷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

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舊條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古者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卜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將被斯民文帝本紀

是歲諸州郡水旱傷稼民大饑遣使開倉賑卹給賜糧種文帝本紀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南徐南豫州揚州之浙江西竝禁酒大赦天下諸逋債在十九年以前一切原除去歲失收者疇量申減九弊之處遣使就郡縣隨宜賑卹凡欲附農而種糧匱乏者竝加給貸營千畝諸統司役人賜布各有差文帝本紀

夏六月連雨水丁亥詔曰霖雨彌日水潦爲患百姓積儉易致乏匱二縣官長及營署部司各隨統檢實給其柴米必使周悉

文帝本紀

秋七月乙巳詔曰比年穀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盡南徐兗豫及揚州浙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助缺乏遠運彭城下邳郡見種委刺史貸給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閒專務陸作可符二鎮履行舊陂相率修立并課墾闢使及來年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紵各盡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文帝本紀

二十二年秋九月乙未開酒禁文帝本紀

冬十月起湖熟廢田千頃文帝本紀

三十三年大有年文帝本紀

夏六月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文帝本紀

秋七月乙卯以藤邑所獲金銀寶物班賚各有差文帝本紀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辰詔曰比者冰雪經旬薪粒貴踊貧弊之室多有窘罄可檢行京邑二縣及營署賜以柴米文帝本紀
夏五月己卯罷大錢當兩文帝本紀
二十七年春二月以軍興減百官俸三分之一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諸葛闡求減俸祿同內百官於是州及郡縣丞尉並悉同減戊寅罷國子學文帝本紀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詔曰經寇六州居業未能仍值災澇饑困薦臻可速符諸鎮優量救卹今農事行興務盡地利若須田種隨宜給之文帝本紀
夏五月京邑雨水六月己酉遣部司巡行賜樵米給船文帝本紀

秋七月丁酉省大司農（文帝本紀）

秋七月辛酉詔曰百姓勞弊徭賦尚繁言念未乂宜崇約損凡用非軍國宜悉停功可省細作幷尚方雕文靡巧金銀塗飾事不關實嚴爲之禁供御服膳減除遊侈水陸捕採各順時月官私交市務令優衷其江海田池公家規固者詳所開弛貴戚競利悉皆禁絕（孝武帝本紀）

孝建元年春正月壬戌更鑄四銖錢（孝武帝本紀）

二年秋八月三吳民饑癸酉詔所在賑貸丙子詔曰諸苑禁制縣遠有妨肆業可詳所開弛假與貧民（孝武帝本紀）

三年春二月壬午內外官有田在近道聽遣所給吏僮附業（孝武帝本紀）

大明元年二月己亥復親民職公田（孝武帝本紀）

二年春正月壬子詔曰去歲東土多經水災春務已及宜加優課糧種所須以時貸給丙辰復郡縣田秩幷九親祿俸（孝武帝本紀）

四年春正月辛未車駕祠南郊乙亥車駕躬耕藉田大赦天下尚方徒繫及逋租宿債大明元年以前一皆原除力田之民隨才敘用孝弟義順賜爵一級孤老貧疾人穀十斛藉田職司優沾普賚百姓乏糧種隨宜貸給吏宣勸有章者詳加褒進（孝武帝本紀）

三月甲申皇后親桑於西郊（孝武帝本紀）

夏四月丙午詔曰昔紩衣御寓貶甘示節土簋臨天飾儉昭度朕緜帛之念無忘于懷雖深詔有司省游務實而歲用兼積年

量虛廣豈以損豐從損允稱約心四時供限可詳減太半庶裒
絲順典有偃民華纂組傷工無競墟市孝武帝本紀
冬十月壬辰制郡縣減祿益先充公限十一月丙戌復置大司
農官孝武帝本紀
五年夏五月癸亥制帝室期親朝官非祿官者月給錢十萬孝武帝本紀
秋七月丙辰詔曰雨水猥降街衢泛溢可遣使巡行窮弊之家
賜以薪粟孝武帝本紀
八月庚寅制方鎮所假白板郡縣年限依臺除會祿三分之一
不給送孝武帝本紀
冬十二月甲戌制天下民戶歲輸布四匹孝武帝本紀

六年春二月乙卯復百官祿（孝武帝本紀）

七年秋七月丙申詔曰前詔江海田池與民共利歷歲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固有司嚴加檢糾申明舊制（孝武帝本紀）

九月己卯詔曰近炎精亢序苗稼多傷今二麥未晚甘澤頻降可下東境郡勤課墾殖尤弊之家量貸麥種（孝武帝本紀）

冬十一月壬寅遣使開倉貸邸聽受雜物當租（孝武帝本紀）

十二月丙午行幸歷陽甲寅大赦天下歷陽郡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孤疾賜帛十匹蠲郡租十年（孝武帝本紀）

八年春正月甲戌詔曰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米者可停道中雜稅其以仗自防悉勿禁（孝武帝本紀）

二月壬寅詔曰去歲東境偏旱田畝失收使命來者多至乏絕

或下窮流穴頓伏街巷朕甚閔之可出倉米付建康秣陵二縣隨宜賑卹若温拯不時以至捐棄者嚴加糾劾孝武帝本紀

夏閏五月庚申世祖崩其日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天下六月辛未詔云云可具詢執事詳訪民隱凡曲令密文繁而作治關市徼稅事施一時而姦吏舞文妄興威福加以氣緯舛玄偏頗滋甚宜其寬徭輕憲以救民切御府諸署事不須廣雕文篆刻無施於今悉宜并省以酬氓願藩王貿貨壹皆禁斷外便具條以聞去歲及是歲東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數百京邑亦至百餘餓死者十有六七孝建以來又立錢署鑄錢百姓因此盜鑄錢轉僞小商貨不行前廢帝本紀

永光元年春二月丁丑減州郡縣田租之半庚寅鑄二銖錢前廢

帝本紀

景和元年秋九月戊午開百姓鑄錢前廢帝本紀

泰始二年春三月壬子斷新錢專用古錢明帝本紀

冬十一月丙申制使東土經荒流散並各還本鄣眾調二年明帝本紀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農役將興太官停宰牛明帝本紀

秋八月丁酉詔曰古者衡虞置制蜂蚳不收川澤產育登器進御所以繁阜民財養遂生德頃商販逐末競早爭新折未實之果收豪家之利籠非膳之翼爲戲童之資豈所以還風尚本捐華務實宜修道布仁以革斯蠹自今鱗介羽毛肴覈眾品非時月可採器味所須可一皆禁斷嚴爲科制明帝本紀

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宮以下雜衣千領金釵千枚班賜北征將士（明帝本紀）

冬十月辛丑復郡縣公田（明帝本紀）

四年夏四月己卯復減郡縣田租之半（明帝本紀）

五年夏六月癸酉以軍興已來百官斷俸並給生會（明帝本紀）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有疾不朝會以疾患未痊故改元

賜孤老貧疾粟帛各有差（明帝本紀）

泰始泰豫之制時經略淮泗軍旅不息荒弊積久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日料祿奉而上奢費過度務爲彫侈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明帝本紀）

元徽元年秋九月壬午詔曰國賦氓稅蓋有恆品往屬戎難務先軍實徵課之宜或乖昔準湘江二州糧運偏積調役既繁庶徒彌擾因循權政容有未革民單力弊歲月愈甚永言矜歎情兼宵寐可遣使到所明加詳察其輸違舊令役非公限者竝卽蠲改具條以聞後廢帝本紀

二年夏五月戊戌原除江州逋債其有課非常調役爲民蠹者悉皆蠲停後廢帝本紀

三年夏四月遣尚書郎到諸州檢括民戶窮老尤貧者蠲除課調丁壯猶有生業隨宜寬申貲財足以充限者督令洗畢後廢帝本紀

四年夏五月乙未尚書右丞虞玩之表陳時事曰天府虛散垂

三十年江荆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募多乏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充司徐開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益爲寡薄天府所資唯有淮海民荒財單不及曩日按明帝紀泰始二年薛安都要引索虜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是此時淮海之間已非全壤玩之所言尚未盡耳而國度引費四倍元嘉二衛臺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塢塼瓦雙匱敕令給賜悉仰交市尚書省舍日就傾頹第宅府署類多穿毀視不遑救知不暇及尋所入定調用恆不周既無儲畜理至空盡積弊累秏鍾於今日昔歲奉敕課以揚徐衆逋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絹五萬匹雜物在外賴此相贍故得推移即今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深懼供奉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饑怨百官奢祿署府謝

雕麗之器土木停緹紫之容國戚無以贍勳求無以給如愚管所慮不月則歲突經國遠謀臣所不敢言朝夕祇勤心存於匪懈起伏震遽事屬冒聞伏願陛下暬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不世之詔施必行之典則氓祇齊權高卑同泰帝優詔荅之（後廢帝本紀）

昇平元年秋七月丙申詔曰露臺息構義光漢德雉扉焚制事隆晉道故以儉奢軌化敦儉馭俗頃甸服未靜師旅連年委蓄屢空勞弊莫偃而丹雘之飾麋秏難訾寶賂之費徵賦靡計今車服儀制實宜約損使徽章有序勿得侈溢可罷省御府二署凡工麗雕鐫傷風毀治一皆禁斷庶永昭憲則弘茲始政（順帝本紀）

戊午改平準署丁卯原除元年以前逋調復郡縣祿田（順帝本紀）

二年春二月戊子蠲雒州緣沔居民前被水災者程布三年（順帝本紀）

秋八月辛卯太尉齊王表斷奇飾麗服凡十有四條（順帝本紀）

三年春正月乙卯太傅齊王表諸負官物質役者悉原除（順帝本紀）

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以爲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詒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勵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治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罷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準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乏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

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治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弘廢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效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邪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啟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王弘傳　按弘建此議在東晉末年時爲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於時道子昏酣國務廢弛雖有此議誰復任用脫此議行則韓浩棗祗不得專美於魏朝而會足兵彊便可延祚於晉代逮至有宋茲事不興江左偏災動資賑卹國用所以屢空皇基所以不固至於六宮叙服以供軍需百官俸錢爰資停課吁可哀矣　又按百官志上衛尉一人丞二人晉江左掌冶鑄領冶令三十九戶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屬揚州不屬衛尉衛尉江左不

置宋世祖孝建元年復置舊一丞世祖增置一丞然則弘建議時江南諸治故屬揚州以其凜瞻虛糜故弘欲罔改以配屯田耳

亮世祖大明中爲武康令時境內多盜鑄錢亮掩討無不禽所殺以千數（劉懷慎傳）

初道濟（劉粹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值數百萬者謙等限布絲絲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萬府又立治一斷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爲亂氏奴既懷恚忿因聚黨爲盜賊（劉粹傳）

袁豹爲丹陽尹義熙七年坐使徙上錢降爲太尉諮議參軍（袁湛傳）

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鄭三縣界墾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議大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修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從居他縣（胡承珙案從通典作徙）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歉又緣湖居民魚鴨爲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顧凱之顏師伯嗣湘東王諱議曰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疏臬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畚功自息宜募亡叛通逋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斌郗顗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鄞

等三縣去治益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徙其所樂開省逋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玄謨議曰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卽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荊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上違議從其徙民竝成良業孔季恭傳

時歲有水旱雲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不行沈雲慶傳按此是元嘉十二年也于時以三州二郡米數百萬斛賜五郡遭水民而雲慶常平之議惜乎未行

史臣曰江南之爲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荊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彫耗荊楚四戰

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至於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棲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侈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縞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亟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

歲糴賤糴賤則稼苦饑年糴貴糴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浸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倣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然已倍之幷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若是籠以平價則官苦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沈曇慶傳按常平良法載自漢年沿襲至今遂叢弊藪吏充私橐官譏民斷新舊交關積成轇轕故知無治法有治人責在良司牧耳

桓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其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常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

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寶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賈之手秏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敝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淫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會或倉庾充衍或糜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

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當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薦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拔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

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邮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孔琳之傳）

史臣曰民生所資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醢民未離情嗜疎寡奉生贍已事有易周一夫耕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譸變姦敝代起皆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工事逸末業流而澆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綵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爲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

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寶萬斛如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捐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圜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孔琳之傳　按沈氏論如此闡義雖美持論復工而揆之施行動多蹟閡夫玉卮無當須美弗珍瓦缶有孚當時濟用孔沈之論何以異茲彼夫晝井分疆建邦啟土竝風行於上代而事謝於遙年假令秦漢之君議徹田而修井魏晉以降規罷守而建侯非狂則愚矣今將廢錢貨而行穀帛校論其弊亦應相當若沈必能抵璧捐珠則余亦

將進侯修井政恐言出招誚事格難行耳而史臣之論崇本之談猥云滌圜錢鑄反古還淳行見涇穀薄絹復貽笑於魏朝未子荇葉先絕根於宋世矣冀止書生謀國取譏蒼頭公而已哉

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泰諫曰流閒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寤寢默臣聞治國若烹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倉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放葵所以明治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倉者眾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

但令富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竊
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傅矣鍾律所通者遠機
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啟休徵器有要
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國家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
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
少云云范泰傳

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
之元嘉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
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
利自倍實救弊之弘算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
貝之興以估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數少則幣輕數多則

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耶凡創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盡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趣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忘縱

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庾炳之侍中太子左衞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竝同尚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採鑄久廢兼喪亂累仍麋散湮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錫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鑄翦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姦避方密胡承珙案避通典作弊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處暨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

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爲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何尚之傳　按臧燾傳凝之年少時爲太祖所引見時上與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千其語當在斯時）

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卽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俶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復改拆年歷既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減貨薄民貧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將之大乏（胡承珙案通典

倫等大空之此誤謂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罰爲品詔可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竝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貫誼致譏誠以採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採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維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

庫永寶公私所之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僞官斂輪郭藏之以爲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翦華利用於事爲益上下其事公卿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其雜僞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多是人士蓋不願入署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僞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斂取輪郭藏爲永寶愚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郭輪郭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爲之彊制使換則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

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唯亘胡承珙案亘字疑是一旦兩字誤合爲一耳昧利犯憲羣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萬輸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僞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姦僞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然頃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翦鑿閻二鉛錫衆折耳越若止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竣議曰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值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

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僞無極私鑄翦鑿書不可禁胡承珙案通鑑一百二十八卷引書作盡此誤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閒悉爲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爲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之惟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翦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慮官開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爲世益耳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議者將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

國紓民患以爲不然今鑄一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頓得一二億理（胡承珙案通典引此作鎔鑄獲利不見有頓得一二倍之理文義較長）縱復得此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幣鬱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乏耶徒使姦民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開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其利而眾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乎前廢帝卽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翦鑿者謂之耒子景和元年沈

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按敗監本作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鷹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太始初唯禁鷹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普斷唯用古錢顏竣傳

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顏竣傳

元嘉十六年爲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缺壞公私廢業世祖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豐二十五年除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饑儉境內騷然秀之善於爲政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至今受其利劉秀之傳按此見當時錢禁甚嚴

琛爲吳興太守坐郡民多翦錢及盜鑄免官顧琛傳

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縑帛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人欲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紵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閒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

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會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倣茲法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會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會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會十萬口矣使其受會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隄湖盡修原陸竝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按此即屯田之法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阜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櫝帶寶笥箸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寔

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紈綺酒食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輜以遊遨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幷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卽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旣不可誑治之盈耗竝亦隨之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賈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按裙監本作裾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穀羅奇色異章小民旣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周朗傳

齎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縣亦稱此期限嚴竣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縣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縣絹薄有所減俄復舊予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偏天下懷文又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沈懷文傳

琳之建言曰昔事故饑荒米穀縣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縣絹既貴蠶業者滋雖勤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衲襠必俟戰陳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眾軍皆然縣昂

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臥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緣緣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勳有千萬胡承琪案勳當作動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爲之難貴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孔琳之傳按孔議與沈相發故令相從

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五萬雜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雜穀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三百斛同賜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欲署內

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鄧琬傳）

元嘉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徐豁爲始興太守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迴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過接鑾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實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鑿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

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請臺即用米不異於銀謂宜準銀課米即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爲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計丁課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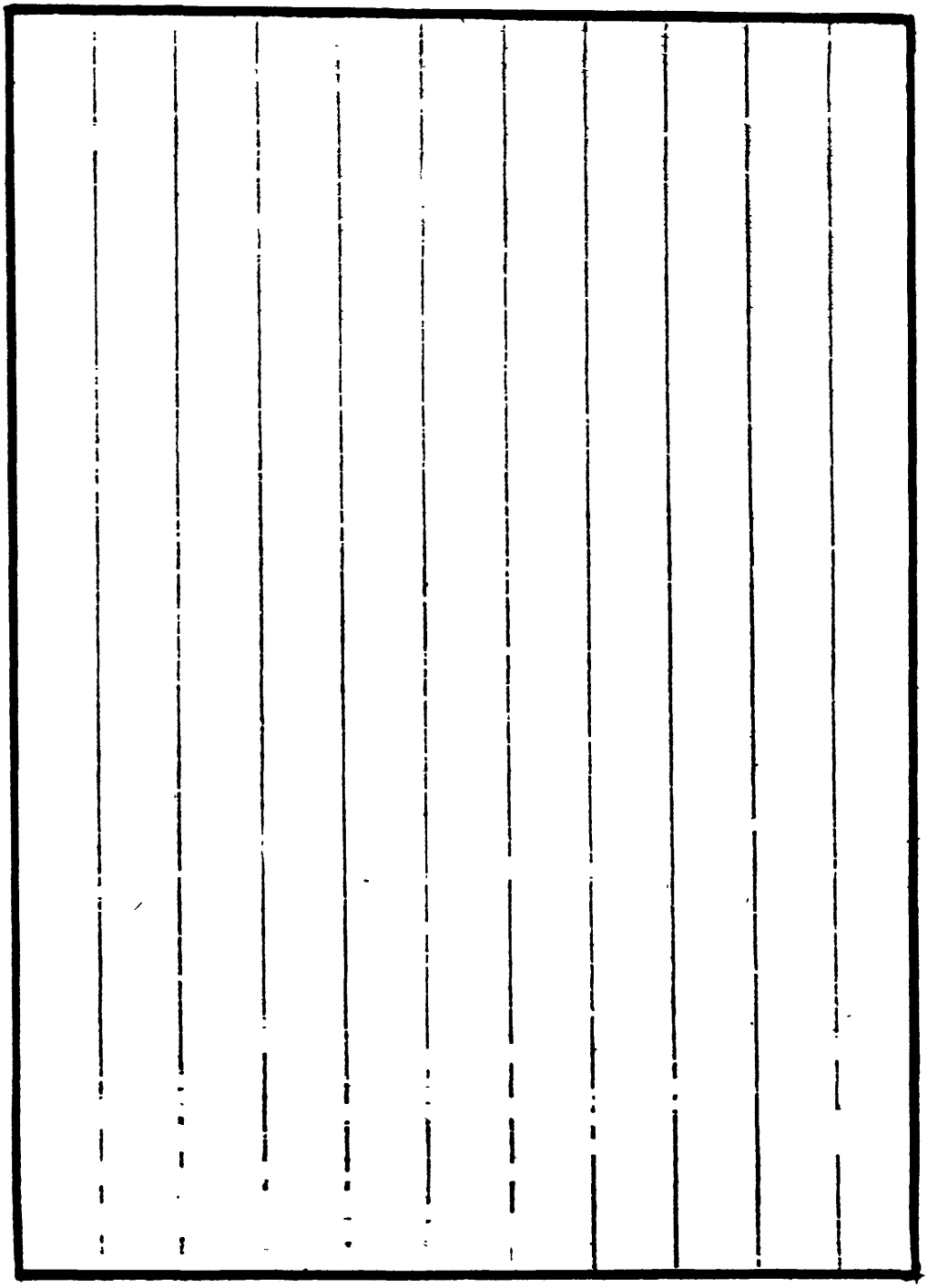
公私兼利良吏傳

是歲元嘉二十七年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者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資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者並四分換一案換借貸也當時方言過此率討胡承珙案討通典作計事息即還

虜碻磝戍主濟州刺史王買德憑城拒戰申元吉破

之買德秉城走獲奴婢一百四十口馬二百餘匹驢騾二百牛羊各千餘頭氈七百領麤細車三百五十乘地倉四十二所粟五十餘萬斛城內居民私儲又二十萬斛虜田五穀三百頃鐵三萬斤大小鐵器九千餘口餘器仗雜物稱此索虜傳

時三吳水淹穀貴民饑刺史彭城王義康使立議以救民急亮沈林子子議以東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爲制平價此所謂當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富地穰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民即以貸給使强壯轉運以贍老弱且酒有喉脣之利而非滄餌所資尤宜禁斷以息遊費即立施行自序



補宋書食貨志

黟縣黃士陵校字

右補宋書刑法志食貨志各一卷　國朝郝懿行撰案懿行字
恂九號蘭皐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至戶部主事性恬淡不
樂仕進本阮文達公己未所得士及文達再入都仍官戶曹如
故初不以眉意也平生著述等身所撰爾雅義疏賅洽詳明遠
在邵二雲錢獻之之上又著有春秋說略紀文達公深許之嘗
采其說見所作自序是編以沈休文宋書別出符瑞志而獨闕
刑法食貨二志未合史裁因撰此以補其闕略亦錢文子補漢
兵志之意歟余閱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所紀宋刑法食貨
輒語焉不詳或僅寥寥一兩事得此鉅製庶幾如伐材於山采
珠於淵矣編中每條間有一二校勘語皆涇縣胡墨莊承珙所
加今亦姑仍其舊至先生於王弘傳及沈曇慶傳後深惜弘屯

田之未成與夫後世常平義倉出入多弊蓋有嘅乎其言之而於沈休文孔琳之傳論所稱廢錢用穀帛之議詆之尤力竊謂重農貴粟體國之常談因事制宜利民之善政今者時非穀飲俗異鶉居乃欲冀粟帛之流通舍泉刀而勿用將使陳糧朽粟猾吏因以盜偷折帛斷縑邊軍豈能庇煖積於無用弊又甚焉近時黃梨洲明夷待訪錄稱有王者起必當廢金銀而用粟帛其迂執與休文同得先生此說辭而闢之義正詞醇洵不可磨滅之作也比來談經濟家仍有摭拾休文之論以爲創獲者因有感而書之光緒乙亥立夏前三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漢書食貨志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